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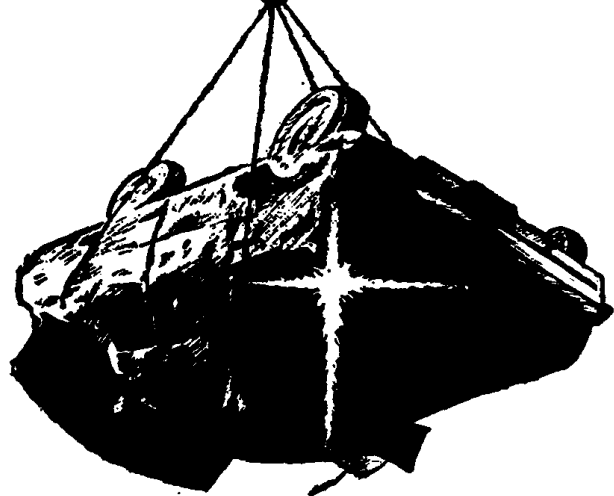
“蔷薇蕾” 的凋谢



“蔷薇蕾”的凋谢

〔日〕森村诚一著

李 林、蔡 静译



时 事 出 版 社

1984年

译 者 的 话

本书原名《黑十字架》，是日本名作家森村诚一的近著。小说以日本战后垄断资本集团势力为背景，描述了在这些罪恶势力支持下，新老军国主义分子蠢蠢欲动，企图发动军事政变，重新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从一个黑社会“中户组”犯罪集团拐骗少女卖淫并将其杀害的案件中引出了“羽代市”的太上皇，一个五十年前参与著名的“二·二六”军事政变的幸存者、市长大场一成；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旧日本垄断财阀和军国主义势力保存下来的准备东山再起的骨干力量。他不只是“中户组”的后台老板，而且在国会有代理人，与内阁中的官员、警视厅和自卫队中的实力人物均有关连。尽管岁月不居，垂垂老去，但他梦寐以求的是让那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起来，使日本从经济大国再度成为军事大国。通过众多偶然因素体现出来必然结果，这个以青年自卫队中下级官佐蓄谋发动的名为“蔷薇蕾”的政变计划失败了，甚至连政变后准备出任内阁首相大场一成的亲信德岛清隆也被牵连进去；但这丝毫无损于大场王国的根基。很快在他的支持下，另一个青年淫棍、“中户组”的小爪牙代替了政客德岛的地位，将在国会内纵横捭阖，呼风唤雨。

书中揭露的这一类黑社会暴力集团，在日本社会上真实存在，而且势力深广，估计全国有十万人。最有名的帮会叫

“山口组”，会员约有一万人。拐卖妇女，逼良为娼，贩毒包赌，无恶不作，据说每年可以攫取五亿美元收益。要识别“山口组”这些黑社会人物，可以借助他们身体上某些特征：一是皮肤上的刺花，另是切断的手指。凡是“山口组”的人，做了错事或背弃帮规，就要当众自断手指谢罪。也不要以为参加黑社会的都是下层社会的游民阶层，有不少政经两界要人以及知名人士均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报载六十年代中期，一个帮会头子、类似在上海杜月笙那样地位的人出殡，扶灵的就有关、名流及著名电影演员多人。

作者森村诚一是日本知名作家，写过《人证》、《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恶魔的饱食》等书，有的已拍成电影，有的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作者在这本书里摆脱了传统的“恶人恶报”、“悬念加美满结局”这一类熟套子公式，而是让英雄、美人、侦探、记者和一些正面人物都死去了，给读者一个带有点悲剧气氛而发人深省的结局。作者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使用了稍多一些宿命意味的“因果”说教，以及过多强调“道德良心”的作用，这样就减弱了对日本垄断集团、军国主义分子和黑社会罪恶的控诉力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仅对原书个别字句做了一点删节，其他均忠实于原文。我们翻译水平不高，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第一章	序 幕	(1)
第二章	“灰姑娘”上圈套	(9)
第三章	“独立王国”的城市	(40)
第四章	水果为代号	(55)
第五章	私奔之后	(70)
第六章	一群野心家的阴谋	(89)
第七章	军事政变的野心	(108)
第八章	“重蹈覆辙”的警钟	(129)
第九章	“媒 鸟”	(138)
第十章	“子弹”的叛逆	(143)
第十一章	逃出私设的监狱	(155)
第十二章	生命的“交换券”	(166)
第十三章	有限的缺席者	(175)
第十四章	受屈辱的“蔷薇”	(184)
第十五章	人、车一体的埋藏处	(193)

第十六章	背叛的“花蕾”	(204)
第十七章	没有报案的沉湖车	(218)
第十八章	湖底“坟墓”的发现	(227)
第十九章	私 刑	(232)
第二十章	示威飞行	(246)
第二十一章	生命的“收据”	(255)
第二十二章	“黑债务”	(270)

第一章 序幕

一

他虽然还是小孩，但智力却很发达，对父母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总是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然后去模仿。哪些可以学，哪些不该学，他也能分辨清楚，对不该学的，就等到父母不在家时偷偷去模仿。

父母会玩许多“把戏”，其中最使小孩感到惊奇的是：操作着一根小细棍取出火热的舌头，这个红彤彤的舌头，能吞没所有的东西。舌头吞食东西后马上就会膨胀起来，向四面八方蔓延，还能表演盛大的舞蹈。但是一旦没有东西可吃，舌头就会变小和消失。

小孩很想亲自玩一下这种“把戏”，但是他知道这种“把戏”是不让小孩玩的，在禁止小孩玩的游戏里，最危险和最不可侵犯的就数“红舌头的把戏”。

以上这些并不是父母教给他的，因为父母认为小孩的智力还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因此对他很放心。然而，小孩却早已悄悄地学会了这个把戏，并且窥视着实践的机会。有一天，机会终于到来了。母亲上街去买东西，把孩子一人留在家里。母亲买完东西回家，路上碰到了邻居一位熟悉的太太，两人便闲聊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小孩找出玩“把戏”的道具，一个小盒子，里面装满小细棍，棍尖上有一个小黑球。小孩兴奋地用棍尖小黑球在盒旁的黑纸上一划，“嗤！”的一声响，火

苗便着起来了，小棍上出现了红舌头。小孩高兴地欢呼：“好极了！”

但是，红舌头因为没有东西吞食，马上变得瘦小起来，继而消失了，只留下了一缕白烟和一股刺激性很大的臭味。小孩从平日观察父母的举动中知道，如果不给它吃东西，红舌头就不会发胖和表演盛大的舞蹈。于是小孩就寻找红舌头喜欢吃的东西，发现屋角放着一棵父亲给他买来作装饰用的圣诞树，树上的小电灯一闪一闪。小孩的脸上顿时出现了喜悦的神情。他想这棵树是用木头和纸做的，树枝上的雪花又是用棉花做的，这正是红舌头喜欢吃的东西。

小孩便走到这棵树的旁边去划小细棍，红舌头重新出现了。它好象要尝口味似的用舌尖舔了一舔，大概是感到满意，于是把舌头伸到树梢上去了。看来第一口就获得了红舌头的欢喜，于是它就贪婪地伸长了舌头，刹那间就把整个圣诞树吞进嘴里，然后又把舌头从树顶伸向天花板。

小孩吓得目瞪口呆，没有想到红舌头如此厉害，连父母也没有玩过这样大的“把戏”。红舌头象妖怪似的，中途又顺着树又向横的方向发展，吞食了窗帘，最后从树顶伸到了天花板，犹如打开一把火伞，令人感到浑身发热、烟雾熏眼、呼吸困难。

小孩叫喊着妈妈，可是妈妈却在半路上同别人闲聊。小孩被自己从小盒子里放出来的红舌头追赶着，四处寻找逃走的门路。然而，母亲外出时，为了防止小孩跑到外面去把门锁上了。

小孩一边哭一边拼命地呼救，但是喊声传不到外面。这时，红舌头冲破了天花板和窗户，伸到了屋外，凭借着腊月

寒风的助威，火势更加凶猛了。

远处传来了警笛声，母亲这时才发觉，急忙赶回家，家里已经完全成了“火魔”的俘虏，在一片火海中寸步难行。母亲正要豁出命向屋里冲去，但双臂被消防队员抓住了。

“小孩！屋里有小孩！”母亲象疯了似的呼喊，因为这个孩子是她结婚十年之后才有的唯一的命根子。

“有小孩在里面吗？在哪里？”消防队员紧张地问。

“在楼上里屋，我走时把屋门锁上了。”

“钥匙呢？”

“在这里。”

“你在这里等着。”

消防队员从母亲的手里接过钥匙，便扑向烈火中。房子成了一片火海，已经没有什么抢救的希望，但是消防队员还是勇敢地向前冲去。里屋的门已被火烧光，用不着钥匙就可以进去。消防队员估计孩子可能已被烧死，但还是钻进烈火中去寻找。终于在火没有烧到的墙角里发现了小孩。因为小孩有智慧和自卫的本能，他也在拼命地躲避着火头。

消防队员喊了小孩一声，没有回声，抱起来一看还有一点气，就急忙向外冲。但是他被惊呆了，因为火焰已把退路完全切断，连刚才进来的通道也不能通过了。现在除了跳窗户已别无他途，于是他赶紧跑到窗边，但是要抱着孩子跳下去是很危险的。这时伙伴们发现他在窗户旁边，便都跑过来向他喊道：

“把孩子扔下来！”

伙伴们在下面拉起了安全网。

“接着！”消防队员憋足一口气，把小孩扔了下去，小孩

正好落进了安全网中。

“这次该你啦，快！”伙伴们把小孩送到安全区后，又为这位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消防队员拉起了安全网。

当消防队员正要从窗口跳出时，屋顶上被烧断的木头砸了下来，顷刻之间，他被熊熊的烈火吞噬了。火被扑灭后，从起火的这一家的废墟中，发现了这个消防队员的遗体。

二

小孩在玩的方面是天才，常常把大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当做工具和材料来玩，而且越是有危险的东西，他们就越觉得好玩。

大人为了不让小孩去玩那些带有危险性的东西，总是强制他们玩那些大人发明的安全玩具和游戏。小孩表面上假装对这些玩具感兴趣，但心里明白这些不是他们所喜爱的。总之，小孩对危险的游戏有着特殊的兴趣，好象只有禁止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游戏。

玩水、野游、爬树和玩火等这些背着父母做的游戏，尽管带有危险性，小孩却特别感兴趣。他们对自然界的東西也好，对人工制造的东西也好，都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游戏。每当人们回忆起自己的幼年时期，都会想起小时候玩的那些被禁止的游戏。

有两个很要好的少年，虽然他们的家相距很远，而且各自都参加了街道的游戏小组，但是他们却经常脱离小组，在两条街之间的一块空地上玩。空地上有一个古井，属于禁区，被茂盛的杂草遮盖着，他们两人拼命地寻找，也没有找到。然而，空地上玩的东西多得很。

两人都 有玩的天才，加在一起，玩起来就特别有意思。甲少年用从家里拿来的旧注射器给青蛙、蜥蜴、蝾螈、蝗虫、螳螂抽血玩，把野猫抓来用烧废品的火炉烧烤，把黄鼬蛇放进鸟笼里，或把蜈蚣虫放到拖足蜂的蜂房旁边等。

乙少年从家里拿来了杀虫剂，两个人半夜到养蚕的农家，把杀虫剂喷洒在桑叶上。然后他们象潜艇的鱼雷射手，等待鱼雷发射的成果那样，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第二天给蚕喂桑叶的时间。当他们听到蚕农的蚕由于吃了有毒的桑叶几乎全部死光的消息时，他们便高兴地呼喊“万岁！”。

当他们对这些“游戏”玩腻了时，又想，空地里生长着茂盛的杂草，秋天已变成枯草垫，如果用火去烧一定很有趣。于是他们便从家里拿来火柴烧枯草玩。玩了一、两次后，玩出了滋味，下一次就选择刮大风的时候去点火。当火借风势就要引起火灾时，才被过路的人发现，把火扑灭了。

他们吓得跑掉了，才没有被当做“纵火犯”加以追究和指责。此后，他们再也不敢玩火了，但是却因此找到了过去被杂草遮盖着的古井，便开始了新的游戏。他们站在井边往下看，井底黑漆漆的，活象妖怪的世界。一投下石头，从很深的井底中发出了溅水的声音。两个小淘气互相看了一眼，立即心领神会。虽然有点胆怯，但很快被少年富有的冒险心理压下去了。

“真想下去看看？”甲少年问乙少年。

“有绳子就可以下去。”

“我家里有爸爸爬山用的绳子。”

“咱们就用爬山绳下去吧！”

“我去拿。”

“可别让大人看见哟!”

不久，甲少年拿来了绳子，把绳子的一头交给了乙少年，说：

“你拉着这一头。”

“不行，一个人拉不住啊!”

乙少年打了退堂鼓，其实他是想同甲少年一同下去。甲少年也觉得一个人先下去是有些害怕。于是，两个人在井的周围想办法。他们的眼睛盯上了井边一棵野生的灌木，抓住树枝一拉，树枝很结实，便毫不踌躇地把绳子的一头拴在上面。这样，到“谜一样的地下王国”去的准备工作总算完成了。首先由甲少年开始慢慢地下井，树枝一下被拉直了。

“行吗？”乙少年在上面提心吊胆地问甲少年。

“没有问题，你也下来吧!”甲少年大声地回答乙少年。

大声说话可以给自己壮胆，但是这个声音从井的四壁反射回来，听起来却好似妖怪在一片漆黑中同你说话。

可能是被甲少年的声音吓住了吧，乙少年在井边犹豫着。

“怎么啦？快下来呀!”

甲少年吊在绳子中间向乙少年喊着。他不知道下面还有多深，向下滑时碰掉的石头，在脚下“叭”“叭”地响。甲少年不敢一个人再向下滑了。

“怎么啦！你害怕了吗？”乙少年自己害怕却责怪甲少年不继续向下滑。

“怕什么！我是担心两个人一起下去绳子会断。”

“放心吧！绳子和树枝都很结实。”

乙少年没有理由再犹豫了，于是小心翼翼地井口抓住绳子，开始下井，这时绳子绷得更紧了。

“好啦！我下来了。”

甲少年有了乙少年作伴，心里踏实了，于是继续向下滑去。可能是由于树枝要支撑两个少年的体重太费力了，绳子摇晃起来。

由于他们的眼睛已经能够适应井里的黑暗环境，看到头顶上蓝色的圆井口距离他们逐渐远了。

“还有多深？”乙少年不安地问甲少年。

“快到了。”

“咱们该上去了吧！”

“好吧！井底好象只有水，什么也没有。”

并不是乙少年的不安影响了甲少年，而是甲少年的眼睛已经能在黑暗里看清东西，在看清了“地下王国”的真面貌后，甲少年很快便失去了兴趣。

他们开始向上爬，这时不幸发生了意外的事故，支撑着两人体重的绳子已经到了极限，在乙少年的头上突然断了。

断绳的上半截往上一弹，下半截则连同两个少年一起掉到了井底，四周水花飞溅，两个少年都泡进了水中。井里的水深达乙少年的眼睛，差不多快没过甲少年的头。乙少年要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才能勉强呼吸，而甲少年只能靠踩水才能维持呼吸。但是这种艰难的姿势不能维持多久，水很凉，很快他们就感到浑身发冷了。

断绳的上半端悬在井壁中间，从水面到这根断绳还有一段距离，中间是滑溜溜的井壁，既没有地方踩脚，也没有手攀的地方。悬在井中的绳子在晃动着，似乎告诉少年：“踩

在肩上就能抓到我。”他们没有余地讨论谁应该踩谁的肩膀，乙少年因为比甲少年个子高，可以在水中勉强呼吸，于是他喊到：

“快爬到我的肩上。”

乙少年敦促着甲少年。于是甲少年便把乙少年当做台阶浮出了水面，并且勉强抓住了绳子的下端。

“快去叫人来救我。”乙少年无力地说。

乙少年为了让甲少年上去，费了很大力气，体力消耗很大，已经精疲力尽，喝了好几口水，连踮脚尖维持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在冰凉的水中他的身体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甲少年费劲地爬出井口，勉励乙少年说：

“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甲少年没有跑到附近的人家去求救，而是跑回离现场很远的自己家。他认为，如果向他人求救，一定会受到冒入禁区的指责，何况他们还犯过玩火的错误，与其挨别人的骂，不如挨自己父母的骂。但是很不巧，自己家的人都不在，甲少年慌了手脚，又赶忙跑到另一条街的乙少年家。等到乙少年家里知道这件事后，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惊愕的大人跑到古井时，乙少年已经精疲力尽，沉入冰凉的水中。当人们拼命地把乙少年打捞上来，迅速做人工呼吸时，为时已晚，再也救不活了。

第二章 “灰姑娘”上圈套

一

土谷荣一郎唯一的兴趣是，到旧书店买书。虽然这与他的警官身份不太相称，但在不值勤的日子里，他总是到小街小巷中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旧书店里去。一闻到旧书特有的霉气味，他就感到特别快慰。

说是买旧书，却不是要寻找珍本和孤本。他专门喜欢到人们不太去的书店里，从人们不太去翻阅的书架中，寻找一些没有人买的、甚至没有人摸过的盖满尘土的书。

想买的书，种类不固定。以小说为主，随笔、民间故事、传说，或者与法律、医学、科技、音乐、艺术作品、动植物等有关的书籍，只要感兴趣就买。

当然，因经济不宽裕，只能以价钱便宜作为基本条件。但是书的价值不能以它的价钱来决定，旧书有它本身的历史。从新书被买走到作为旧书出售，这一过程就充满着人生的气味。而这种气味在新书里，或在某个主人珍藏在他的书架上的一些书里，是绝对嗅不到的。这些旧书，有些经历过许多主人的手，每个主人都在书页上留下了痕迹。

例如，批语、划道、折叠、记号，有的书里还夹着东西。这就是人生的气味，也是经历过许多主人的手以后，被遗弃在旧书店书架上的旧书的叹息。

如果把新书比做即将走上社会的朝气蓬勃的青年，那么

可以说被藏书家所珍藏的书是受到周密保护的“幸运儿”，而旧书店里的旧书则是饱经人生变迁和辛酸的“不幸者”。在旧书店里就使人感到充满着那些“不幸者”的叹息。

但是旧书店与养老院有所不同，它绝不是书的“终点站”。在这里有人们经过时代风霜的磨炼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象埋在灰里的火炭一样保存着火种，静静地等待着重新复燃的一天。找旧书就是找这种火种，有时可以挖出很好的火种。

每当土谷工作得精疲力尽、心情烦躁时，他就常到旧书店去闻一闻旧书的气味，使自己心里得到安慰和解除疲乏。其原因大概就是要使在与人生的搏斗中冷却了的心灵和身体从“火种”中得到温暖。

有一天，土谷在一个胡同里的旧书店里随意浏览着旧书。这个书店他以前没有来过，因为它距离土谷平时散步的路线较远，所以不经常到这边来。前天土谷因有事去拜访朋友，才偶然发现了这个旧书店。

书店老板是一个面无表情、六十岁上下的瘦老头。他对生意似乎不太热情，顾客进来了也没有什么反应。书籍大概也没有掸过，布满了灰尘，然而，这样的书店往往充满着“书的叹息”。

因为在这个书店不必顾忌老板的脸色，土谷便痛快地闻着旧书的气味和倾听着书的叹息。

突然，土谷把眼光盯在书架角里一本年代久远的书上。在这本沾满了岁月污垢的书脊上，勉强可以看出《藤村青春诗集》的字迹。土谷感到十分亲切，但又想：是否与那一本书同一版本？距离那个时候已经近三十年了，土谷半信半疑地伸手拿起这本书。心想，如果和那本诗集是同一版本，而

我的记忆又没有错的话，诗集的开头应该有一首诗。

土谷不安地翻开了书。书已破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书皮破烂不堪，并已开线，几乎一拿就要散架。书页已经变黄，而且已被蛀虫咬的满是窟窿。但是在第一页上果然有那首诗，土谷便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初 恋

当你刚刚结发时，
来到苹果园树下，
头上戴着花簪，
容貌如玉似花！

你那温柔洁白的手，
赠送我鲜红的苹果，
鲜红的秋果啊——你，
点燃了我初恋的火！

当我冲动的喘息，
抚摸着你头发时，
你领会我的真情，
举杯共饮相爱酒！

在苹果园的树下，
出现了小路一条，
若问这是谁踩出？
令我更加怀念你！